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　卷二十九
夕陽消柳外
暝色暗花間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閑向書齋閲古今　生非草木豈無情
佳人才子多奇遇　難比張生遇李鶯

話說西洛有一才子姓張名浩字巨源自兒曹時清秀異衆既長才擅詞賦貌瑩寒冰容止可觀言詞閑歲承祖父之遺業家藏鏹數萬以財豪稱于鄉里貴族中有慕其門第者欲結婚姻雖媒妁日至浩正色拒之人謂浩曰君今冠矣男子二十而冠何不求良家令德女子配君共理安衽浩曰大凡百歲姻緣必

要十分美滿然雖非才子實乃佳人亦不過出世嬌姿寧可終身餘處且俟功名到手之日此願或可遂耳緣此至弱冠之年猶未納室浩性淳厚自奉淡所居連簷屋閣洞戶相通華麗雄壯與王侯之家相等浩猶以為隘窄又於所居之北陬置一園中有

風亭月榭杏塢桃溪雲樓上倚晴空水閣下臨清泚橫塘曲岸露偃月虹橋朱檻彤欄疊生雲怪石爛發奇花豔蕊深沈竹洞花房飛異域佳禽檻上林珍果綠荷密鎖尋芳路翠柳低籠鬭草場

浩暇日多與親朋宴飲其間西都風俗每至春時園

刪無大小皆修葺花木滿插亭館縱遊人憩賞以給
遞相詩選士族爲宴游園林有名備極山谷老亭序
供尚可爲師範與游情變逐窮游賞園館漸成荒蕪
茂盛一日巡山甫閒步其中行至滴香亭共坐時當
仲春桃李正芳杜丹花放落白如紅深近亭樹游滿
山甫曰淑景明媚非詩酒莫稱韶光今日幸無俗事
先飲數盃然後各賦一詩詠目前景物雖閑閑消遣
不足以當君之盛作若得一詩可以永爲北觀山甫
曰願聽指揮滿喜即呼小童具飲器筆硯于前酒三
行方欲求題忽逗見亭下花間有清嵐飛石根山

甫曰驚鵲堪聽何故驚飛浩曰此無他料必有遊人偷折花耳邀先生一往觀之遂下宿香亭逕入花陰躡足潛身尋蹤而去過太湖石畔芍藥欄邊見一垂髮女子年方十五携一小青衣倚欄而立但見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艷肌膚嫩玉生光蓮步一折着弓弓扣繡鞋兒螺髻雙垂插短短紫金釵子似向東君誇艷態倚欄笑對牡丹叢

浩一見之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又恐女子驚避引山甫退立花陰下端詳久之真出世色也告山甫曰塵世無此佳人想必上方花月之妖山甫曰花月之妖

豈敢謾兄天下不乏美婦人但無稱者自不滿耳浩曰浩閱人多矣未嘗見此殊麗使浩得配之足快平生兄有何計使我早遂佳期則成我之恩與生我等矣山甫曰以君之門第才學欲結婚姻易如反掌何須如此勞神浩曰君言未當若不遇其人寧可終身不娶今既遇之即頃刻亦難捱也媒妁通問必須歲月將無已在枯魚之肆乎山甫曰但恐不諧苟得諧何患晚也請詢其蹤跡然後圖之浩此時情不自禁遂整巾正衣向前而揖女子斂袂答禮浩啓女子曰貴族誰家何因至此女子笑曰妾乃君家東鄰也今

妾大君
心人

日長幼也親族家會惟妾不行聞君家牡丹盛開故
與青衣潛啓隙戶至此潛聞此語乃知李氏之女爲
鶯也與法童從時倚拱欄之戲而告女子曰敝因
花燕不足當丹春有小餘欲倒盃酒盡主人接隣里
之歡如何女曰妾之此來本欲見君若欲開懷決不
敢領應無及亂略訴此情潸拱手攔身而言曰願聞
所諭女曰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絲家有嚴親禮法所
拘無因與君聚會今君猶未娶妾亦垂髮若不以醜
陋見疎爲通媒妁使妾與日奉箕帚之求立祭祀之
列奉侍翁姑和睦親族成兩姓之好無七出之站此

妾之赤心也不知君心還肯從否浩聞此語喜不自勝外告女曰若得與麗人偕老平生之樂事足矣但未知緣分何如耳女曰兩心既堅緣分自定君果見許願求一物爲定使妾藏之異時表今日相見之情浩倉卒中無物表意遂取繫腰紫羅繡帶謂女曰取此以待定議女亦取擁項香羅謂浩曰請君作詩一篇親筆題于羅上庶或他時可以取信浩心喜呼童取筆硯指欄中未開牡丹爲題賦詩一絕于香羅之上詩曰

沉香亭畔露凝枝　斂艷含嬌未放時

自是名花待名手　風流學士獨題詩

女見詩大喜取香羅在手謂崇曰君詩何清妙中有深意真才子也此事切勿洩只勿使人知無忘今日之言必遂他時之約父母恐回妾且歸去道罷蓮步却轉與青衣緩緩而去浩時酒興方濃春心蕩漾不能自遏自言下坡不趕次後難逢爭忍棄人歸去雖花影下細草如茵欲效鸞鳳死亦無恨遂奮步趕上雙手抱持女子傾戀恩情不忍移步絕裾而去正欲啓口致辭含羞告免忽自後有人言曰相見已非正禮此事決然不可若能用我一言可以永諧百歲之

拾女同視，乃山甫也，女子已去，山甫曰但恐欲知禮別嫌，今君誦孔聖之言，何故習小人之態，使女子去遲，父母先問，必詢究其所往，與女稍延在于君豈可戀一時之樂，損終身之德，請君三思，恐成從懶，浩不得已，怏怏復回宿香亭上，與山甫拉齊散去，自此之後，浩但當歌不語，對酒無歡，月下長吁，花前偷淚，俄而綠暗紅稀，春光將暮，浩一日獨步閒齋反覆思念，一段離愁，方恨無人可訴，忽有老尼惠寂自外而來，乃浩家香火院之尼也，浩禮畢問曰吾師何來，寂曰專來傳達一信，浩問何人致意于我，寂移

生促席謂浩曰君東隣李家女子鶯鶯郭三尊意浩
大驚告叔曰寧有此事吾師勿言寂曰此事何必自
隱聽寂拜問李氏爲寂門徒二十餘年其家長幼相
信今日因往李氏誦經知其女鶯鶯染病寂送藥令
勤服鶯鶯屛去侍者私告寂曰此病非藥所能愈
耶寂再三詢其侍鶯鶯遂說及園中與君相見之事
又出羅巾上詩向寂言此即君所作也令我致意于
君幸勿相忘以圖後會然鶯鶯與寂所言也君何用隱
諱耶浩曰事實有之非敢自隱但慮傳揚遐邇取笑
里閈今日吾師既知使浩如何而可寂曰早來既知

此華從與爹父母說及結親事答云女兒當欲求
聆家親其意在二三年後方始議親更看未然亦可
何古飛起身謂浩曰小庵事冗不及款話如日後欲
寄音信但請垂論遂相別去自此香閨帝遠情懷惆
悵皆托叙私情光陰迅速倏忽之間已經一歲節過
清明桃李飄零牡丹半折浩倚欄凝視物思人情
緒轉添久之自思去歲此時相逢花畔今歲花又重
開玉人難見況吟半晌不若折花數枝托惠寄贈
鶯同賞遂召叙至告曰今折得花數枝煩吾師持往
李氏但云吾師所獻若只為浩作恐卻去歲當陪

時，相見于西欄畔，今花又開，人猶間阻，相憶之心，言不可盡，願似棄如花，年年長得相見。寂曰此事易為耳，可少待，遂持花去。踰時復來，浩迎問如何，寂于袖中取彩箋小柬，告浩曰鶯鶯寄君，切勿外啟，寂乃辭去，浩啟封視之，曰

妾鶯鶯拜啟，相別經年，無日不懷思憶，前令乳母以親事白於父母，堅意不可，事須後圖，不可倉卒，願君無忘妾，妾必不負君，姻若不成，誓不他適，其他心事，詢寂可知，[illegible]花前，眾皆歡笑，獨妾悲傷，偶成小詞，以[illegible]人可以見妾之[illegible]

畢竟之切勿外泄詞曰

紅娘撮合時贈還是兩人天相思極處疑猜月下

酒消花前暗約已知俱有煩奈目前兩處懸懸然

乍來偶遇清宵淡蕩月華光明

浩覽其狀乃長歎曰好事多磨信非虛也乃放於上

反覆再玩不忍釋手感刻寸心淚下如雨又恐家人

見疑詢其所因遂伏案掩面偷聲潛泣良久舉首起

視見日影下窗暝色已至浩思適來書中言心事訊

後可知今抱愁獨坐不若詢訪惠寂究其仔細庶幾

少解情懷遂徐步出門路過李氏之家時夜色已闌

門戶俱閉浩至此想像鶯鶯心懷愛慕步不能移指李氏之門曰非插翅騰雲安能入此方徘徊未進忽見旁有隙戶半開左右寂無一人浩大喜曰天賜此便成我佳期遂托惹寂不如潛入其中探問鶯鶯消息浩爲情愛所重不顧禮法躡足而入旣到中堂隱身廻廊之下左右顧盼見

閑庭悄悄深院沉沉靜中聞風響叮噹暗裏見流螢聚散更籌漸急窗中風弄殘燈夜色已闌堦下月移花影香閨想在屏山後遠似巫陽千萬重

浩至此茫然不知所往獨立久之心中頓省自思故

若收為之奈何不惟身受其楚郎且攻原云云
事當款而圖之不期際斤已閉返轉廻廊方欲詰然
復歸忽聞空中有低低而唱者清思深院淨夜行人
獨歌遊歷佇側身靜聽所唱之詞乃行香子詞

雨後風微綠暗紅稀燕巢成蝶遶殘枝楊花點點

永日遲遲動離懷牽別恨鷓鴣啼辜負佳期虛度

芳時為甚褪盡羅衣宿香亭下紅芍拂雨時情

今日恨有誰知

但覺如雛鶯囀翠柳陰中彩鳳鳴碧梧枝上想是清
夜無人調韻轉美浩審詞察意若非鶯鶯誰知宿香

亭之藉但得一見其面死亦無怖方欲以指撥窗間
開伺縫忽有人叱浩曰汝士人耶女子無故不
婚令女按板下窗中小子踰墻到廳下皆非善行若
爲人偷瞧話有司永作流奔之玷浩大驚退步失腳
隕于砌下久之方醒開目視之乃伏案晝寢于書窗
之下時日將晡矣浩曰異哉夢也何顯然如是莫非
有相見之期故先垂吉兆告我方心緒搔搔未定悲
寂夜來浩訊其意寂曰適來只爲小東而去有一事
倘忘告君鶯鶯傳語佗家所居房後乃君家之東墻
也高無數尺其家初夏二十日親族中有婚姻事是

夕妝家皆往鶯託病不行令君至期于階下候之踰墻與君相見君切記之慈叔且去浩欣喜之心言不能盡悉指數日已至所約之期浩遂張帷幌具飲飲器用玩好之物皆列于宿香亭中日既晚悉遣侍僕出外惟留一小鬟反閉園門倚梯近墻屏立以待來久之夕陽消柳外暝色暗花間斗柄指南夜傳初鼓浩曰慈叔之言豈非誑我乎語猶未絕粉面新妝半出短墻之上浩舉目仰視乃鶯鶯也急升梯扶臂而下攜手偕行至宿香亭上明燭並坐細視鶯鶯欣喜轉盛告鶯曰不謂麗人果肯來此鶯鶯曰妾之此身異

時欲作閨門之事今日幸肯許諾浩曰肯教少游共
慶今宵佳會可乎鶯曰雖禁酒力恐來朝獲罪于父
母浩曰酒既不飲略欲如何鶯笑倚浩懷嬌羞不語
浩遂與解帶脫衣入鴛幃共寢但見

寶炬搖紅麝裀吐翠金縷綉屏深掩紺紗斗帳低
垂並連鴛枕如雙雙比目同波共展香衾似對對
春蠶作繭向人尤殢春情爭一撚纖腰怯未禁

須臾香汗流酥相偎微喘雖楚王夢神女劉阮入桃
源相得之懽皆不能比也頃鶯告浩曰夜色已闌妾
且歸去浩亦不敢苟留遂各整衣而起浩告鶯曰後

會未期，切宜保愛。鶯答曰：去歲偶作控鞭行，何信詩未贈。今夕得侍枕席，何故無一言見惠？豈非猥賤之質不足當君佳句？浩笑謝鶯曰：豈有此理！謹呈一絕：

華胥佳夢徒聞說，解佩江皋浪得名。
一夕東軒多少事，韓生虛負竊香名。

鶯得詩，謂浩曰：妾之此身，今已為君所有，幸終始成之。遂攜手下亭，轉柳穿花，至牆下，浩扶鶯登梯而去。自此之後，雖音耗時通，而會遇無便。經數月，忽惠寂來告曰：鶯鶯致意，其父守官河朔，來日挈家登程。願君莫忘舊好，候回日當議秦晉之禮。惠寂去，浩

男子不亡
娶人□□
浩今□□

神悲意慘度日如年抱恨懷愁倏經二載一日浩季父召浩語曰昔因不孝以無嗣爲大今汝將及當立之年猶未納室雖未至絕嗣而内政亦不可無此中有孫氏者累世仕宦家業豐盛其女年已及笄幼奉家訓習知婦道我欲與汝主婚許娶孫氏今若失之後無今族浩素畏季父賦性剛暴不敢抗拒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遂通媒妁與孫氏議姻擇日將成而鶯鶯之父任滿方歸浩不能忘舊情乃遣惠寂密告鶯鶯曰浩非負心實被季父所逼復與孫氏結親其心遂願痛徹心髓當謂惠寂曰我知其叔父所爲我必能

自成甚妻叔曰吾爲之遂去對啓父母曰兒有過惡
玷辱家門愿先啓一言然後請死父母驚駭詢問我
兒何自若如此對曰妾自幼夜窺西隣張浩才名俯
以此身私許偕老俯令乳母自父母欲與浩議姻當
日父母不蒙允許今聞浩與孫氏結婚棄妾此身將
歸何地然女行已失不可復嫁他人此願若違含笑
自絕父母驚語鶯曰我止有一女所恨未能選擇佳
婿若早知可以商議今浩既已結婚爲之奈何鶯曰
父母許以兒歸浩則妾自能措置父曰但願親成一
切不問鶯曰果如是容妾訴于官府遂取紙作狀更

泯[illegible]拂逕至河南府府廳之下值閤閣待制陳公分
撲甚治巢見一女子執狀向前公停車問曰何事餘
曾叙身晚告曰妾誠所妄亡故而明有狀上呈公令
左右取狀展視云
告狀妾李氏切聞語云女非媒不嫁此雖至論亦
有未然何也昔文君心喜司馬賈午志慕韓壽此
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無媒之謗蓋所歸得
人者史標其令德注在簡編使後人繼其所爲免
委身于僕從交于前茂慕西隣張浩才名已私許
之偕老言約已定誓不變更今張浩忽背前約使

妾呼天叩地無所告投切聞往故大法祖顧人[illegible]
若非判府龍圖明斷孤寡終身何倚爲此冒昧[illegible]
欽幸望台慈特賜予決謹狀
陳公讀罷詰鶯鶯曰汝青私約已定有何爲排鶯瑕
帳中香羅并花箋上二詩皆浩筆也陳公命追浩至
公庭責浩與李氏旣已約婚安可再娶孫氏浩倉卒但
以叔父所逼爲辭實非本心再訊鶯鶯曰爾意如何鶯鶯
曰張浩才名實爲佳婿使妾得之當克勤婦道實願
爾主盟之大德陳公曰天生才子佳人不當使之孤
另我今曲與汝等成之遂于狀尾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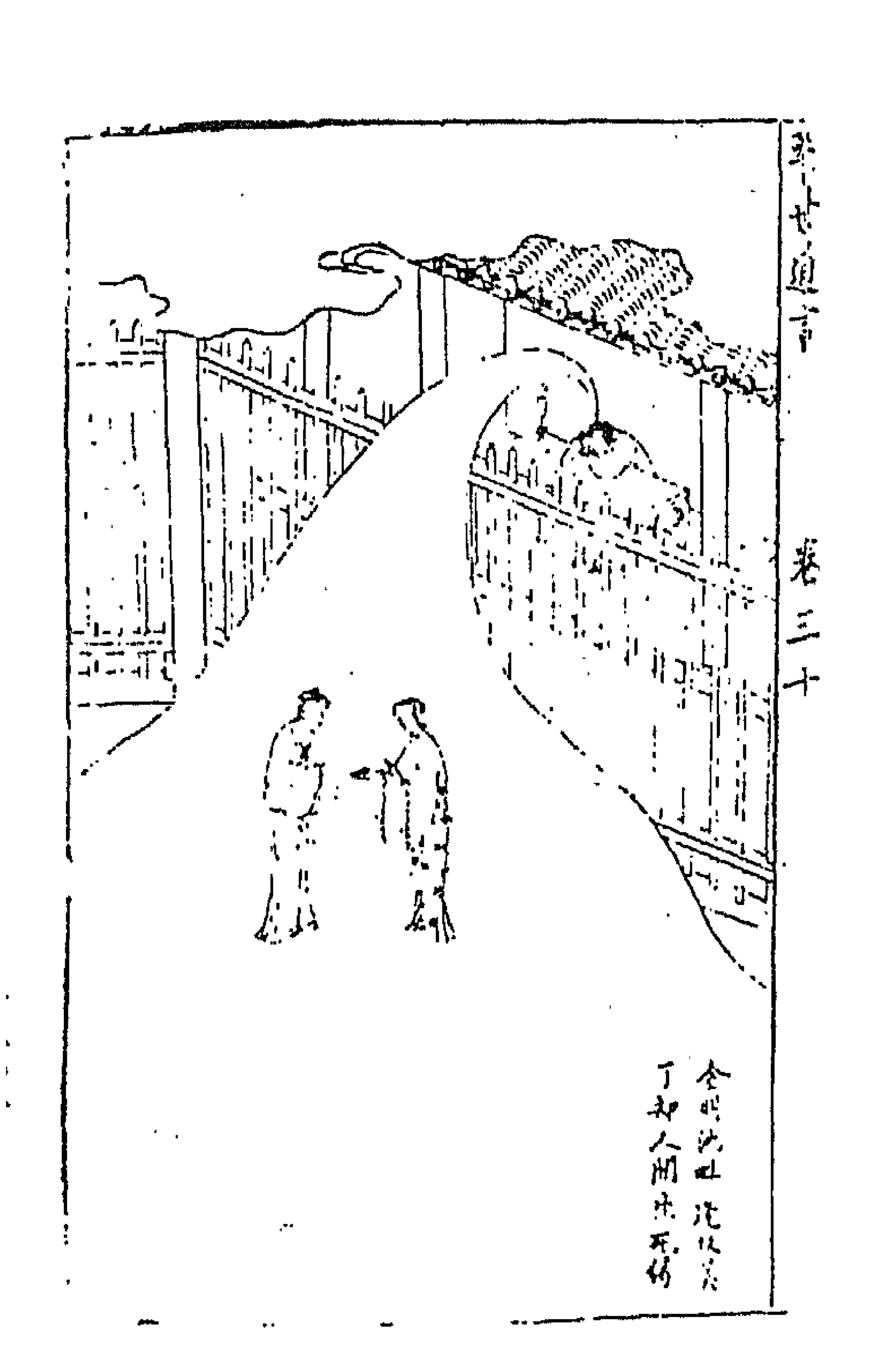
花下相逢，已有終身之約，中道而止，竟乖偕老之心。在人情既出至誠，論律文亦有所禁，宜從先約，可斷後婚。

判畢，謂浩曰：吾今判合與李氏爲婚。二人大喜，拜謝相公恩德，遂成夫婦，偕老百年，後生二子，俱擢高科。話名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當年崔氏賴張生，今日張生仗李鶯。
同是風流千古話，西廂不及宿香亭。

第二十九卷終




金明池畔花似火
了却人間未了緣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朱文燈下逢劉倩　師厚燕山遇故人
隔斷死生終不泯　人間最切是深情

話說大唐中和年間博陵有個才子姓崔名護生得風流俊雅才貌無雙偶遇春榜動選場開收拾琴劍書箱前往長安應舉時當暮春崔生暫離旅舍往城南郊外遊賞但覺口燥咽乾唇焦鼻熱一來走得急那時候也有些熱了這崔生只為口渴又無溪澗取水只見一個大處

灼灼桃紅似火依依綠柳如烟竹籬茅舍黃土壁
白板扉啐叮犬吠桃源中兩兩黃鸝鳴翠柳
崔生去叩門覓一口水立了半日不見一人出來正
無計結忽聽得門內笑聲崔生處悄從去門縫中
一瞧元來那笑的却是一個女孩兒約有十六歲那
女兒出來開門崔生見了口一發燥咽一發乾原一
發焦昇一發熱道恁又手向前道小娘子拜揖那女
兒回個嬌嬌滴滴的萬福道官人寵顧茅舍有何見
諭崔生道卑人博陵崔護別無甚事只因走逆氣惱
敢求勺水解渴則個女子聽罷並無言語疾忙進去

用纖纖玉手、捧着磁甌、盛半甌茶遞與崔生、崔生接了過、呷入口、遍心也似凉、好爽利、只得謝了自回、崔生只為功名、自去赴選、誰想時運未到、金榜無名、離了長安匆匆回鄉去了、倏忽一年、又遇開科、崔生又起身赴試、追憶故人、且把試事權時落後、急往城南一路上東覷西望、只怕錯認了女兒住處、頃刻到門前、依舊桃紅柳綠、犬吠鶯啼、崔生至門、見寂寞無人、心中疑惑、還去門縫裏瞧時、不聞人聲、徘徊半晌、去向左扉上題四句詩、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題罷自回。明日放心不下，又去探看。忽見門兒呀地開了，走出一個人來。生得

尨眉皓白，鬢髮稀疎，身披白布道袍，手執斑竹拄杖，堪爲四皓商山客，做得磻溪執釣人

那老兒對崔生道：君非崔護麼？崔生道：丈丈拜揖，卑人是也。不知丈丈何以見識？那老兒道：君殺我女兒，怎生不識？驚得崔護面色如土，道：卑人未嘗到老丈宅中，何出此言？老兒道：我女兒去歲獨自在家，遇你來覓水去後，昏昏如醉，不離床席。昨日忽說道：去

今日曾過花郎令日想必來也走到門前望了一日不見轉身搔頭忽兒自枕床上嗟長吁一聲悄然倒地老漢扶入房中一夜不醒早間忽然開眼道崔郎來了爹爹好去迎接今君果至豈非前定且請進去一看誰想崔生入得門來裏面哭了一聲仔細看時女兒死了老兒道郎君今番真個餓命崔生此時又驚又痛便走到床前坐在女兒頭邊輕輕放起女兒的頭伸直了自家腿將女兒的頭放在腿上熟看女兒的臉道小娘子崔護在此頃刻間那女兒三魂再至七魄重生須臾就走起來老兒十分歡喜就賠粧

倫招贅崔生爲婿後來崔生發跡爲官夫妻一世團圓正是

月缺再圓　鏡離再合
花落再開　人死再活

爲甚今日說這段話這個便是死中得活有一個多情的女兒沒興遇着個子弟不能成就干折了性命反作成別人洞房花燭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說這女兒遇着的子弟卻是宋朝東京開封府有一員外姓吳名子虛平生是個真實的人止生得一個

兒子、名喚吳清、正是愛子嬌痴、獨兒得惜、那吳員外愛惜兒子、一日也不肯放出門、那兒子却是風流博浪的人、專要結識朋友、覓那尋花、忽一日、有兩個朋友來望、都是金枝玉葉、鳳子龍孫、是宗室趙八節使之子、兄弟二人、大的諱應之、小的諱茂之、都是使錢的勤兒、兩個叫院子通報、吳小員外出來迎接、分賓而坐、獻茶畢、問道幸蒙恩降、不知又何使令、二人道即今清明時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闐、遊人如蟻、欲同足下一遊、尊意如何、小員外大喜道蒙二兄不棄、寒家當得奉陪、小員外便教整兒排了酒樽食罍備三

匹馬、與兩個同去、遊逛早到金明池陶穀學士有首

詩道

萬座笙歌醉後醒、遶池羅幙翠煙生、
雲藏宮殿九重碧、日照乾坤五色明、
波面畫橋天上落、岸邊遊客鑑中行、
駕來將幸龍舟宴、花外風傳萬歲聲

三人遶池遊翫、但見

挑紅似錦、柳絲如烟、花間粉蝶雙雙、枝上黃鸝兩兩、踏青士女紛紛、至賞翫遊人隊隊來、

三人就空處飲了一回、酒是小員外道今日天氣甚

作只可惜少個侑酒的人兒二相道遊已足矣三
開步消遣觀看士女遊人強似吳苑三人挽手同行
剛動脚不多步忽聞得一陣香風絕似麝蘭香又帶
些脂粉氣吳小員外迎這陣香風上去忽見一族婦
女如百花鬬彩萬卉爭妍內中一位小娘子剛則十
五六歲模樣身穿杏黃衫子生得如何

眼橫秋水眉拂春山髮似雲堆足如蓮蕋兩顆櫻
桃分素口一枝楊柳鬬纖腰未領略遍體溫香早
已魂十分丰韻

吳小員外看見不覺遍體蘇麻急欲挨身上前却被

趙家兩兄弟拖回道良家女子不可調戲恐耳目甚
多恐禍招非小員外雖然依允却似勿失了魂靈
般那小娘子隨着爹娘自去了小員外與二趙相
別自回夜不睡道好個十相具足的小娘子恨不
曾訪問他居止姓名若訪問得明白央媒說合或有
三分僥倖次日放心不下換了一身齊整衣服又約
了二趙在金明池上尋昨日小娘子踪跡

分明昔日陽臺路　不見當時行雨人

吳小員外在遊人中往來尋趁不見昨日這位小娘
子心中悶悶不悅趙大哥道足下情懷少樂想尋春

之興未盡、此間酒肆中多有當壚少婦、慇懃勸客、為
下一行、倘有看得上眼的、沽飲三盃、也當春風一度、
如何、小員外道、這些老妓、風嘴殘花敗柳、學生平日
都不在意、趙二哥道、街北第五家小小一個酒店、到
也有趣、內中有個當壚的女兒、大有姿色、年紀也只
好二八、只是不常出來、小員外既然如此、煩相引一看、
三人移步街北、果見一個小酒店、外邊花竹扶疎、裡
面杯盤羅列、趙二哥指道、此家就是、三人入得門來、
悄無人聲、不免喚一聲、有人麼、有人麼、須臾之間、似
有如無、覺得嬌嬌媚媚妖妖嬈嬈、走一個十五六歲

人等以 君

花朵般多情女兒出來，那三個子弟見了女兒，齊齊的三頭對地，六隻向身唱個喏道，小娘子拜揖，那多情的女兒見了三個子弟，一點春心動了，按捺不下，一雙腳兒出來了，則是麻麻地進去，不得，緊挨着三個子弟坐地，便教迎兒取酒來，那四個可知道喜，四口兒併來，沒一百歲方纔舉得一盞，忽聽得踏兒響響，車兒輪響，那是女兒的父母上墳回來，三人敗興而返，逍遙春色，倘殘勝遊難再，只是思憶之心，形于夢寐，轉眼又是一年，三個子弟不約而同，再尋舊約，頃刻已到，但見門戶蕭然，當壚的人不知何在，二人

少歇一歇問信則見那舊日老兒和婆子走將出來三人道丈丈拜揖有酒打一角來便問丈丈去年到此見個小娘子甚麼今日如何不見那老兒聽了簌地兩行淚下覆官人老漢姓龐名榮官人見那賣酒的就是老拙女兒小名愛愛去年今日合家去上墳不知何處來三個輕薄廝兒和他喫酒兒我回來撒了中間別事不知老拙兩個薄薄罪過他兩句言語不想女兒性重頻然悒怏不喫飲食數日而死這屋後小丘便是女兒的墳說罷又簌簌地淚下三人嗟口不敢再問連忙還了酒錢三個馬兒趁着一路傷

感不已、回頭顧盼、淚下沾襟、怎生放心得下、正是、

夜深啼暫息　　池靜惟月明
無因駐清景　　日出事還生

那三個正行之際、恍惚見一婦人、蓬頭跣足、紅帕當胸、顛顛搖搖、半前半却、就着三個低聲萬福、那三個如醉如痴、罔知所措、道他是鬼、又衣裳有縫、地下有影、道是要觀、仔細看着又疑、只見那婦人道、官人認得奴家、即去歲金明池上人也、官人今日到奴家相[illegible]爹媽詐言說死、虛堆個土墳、瞞過官人們、奴家[illegible]尚生存、幸得相遇、如今搬在城裏一個曲巷

小樓且是瀟洒，倘不棄嫌，同遊一回。三人下去
歇息之間，便到一個去處，入得門來，但見
小樓迎死，斗帳藏香，低簷漫映紅紗，曲閣
屋半明半暗，人居掩映之中，萬綠叢紅在滿戶之
之內
上得樓兒，那女兒便叫迎兒安排酒來，與三個姐夫
賀喜，無移時，酒到滿斟，那女兒所事熟滑，唱一箇嬌
滴滴的曲兒，舞一箇妖媚媚的破兒，搊一箇緊颼颼
的箏兒，道一個甜甜嫩嫩的千歲兒，那弟兄兩個飲
罷，付別去了，吳小員外回身轉手，挽定女兒香肩，摟

這女兒細腰、捏定女兒纖手、醉眼也斜、只道襖兒便是床上火急做了一班半點兒乖、端的是

春衫脫下、綉被傾開、酥胸露一朵雪梅、纖足啓兩彎新月、未開桃蕊、怎禁他浪蝶深偷、半折花心、恐不任狂蜂恣採、潸然粉汗、微喘相偎

睡到天明起來梳洗、喫些早飯、兩口兒絮絮叨叨不肯放手、吳小員外焚香設誓、情願爲盟、那女兒方纔掩着臉笑了進去、吳小員外自一路悶悶回家、見了爹媽、道我兒昨夜宿于何處、教我一夜不睡亂夢顛倒、小員外道告爹媽、兒爲兩個朋友扯至親閣底

我陪宿不免依他爹媽兒說是皇親又曾來趕便又疑他誰想情之所鍾解釋不得有詩爲證

剗平荊棘藜樓臺　樓上笙歌鬧沸開
歡笑未終離別起　從前荊棘又生來

那小員外與女兒兩情廝投好說得着可知與筭學兒般後生遇着花朶兒女娘又是芳春時候正是

佳人窈窕當春色　才子風流正少年

小員外只爲情牽意惹不隔兩日少不得去伴女兒一宵只一件但見女兒時自家覺得精神百倍容貌勝常纔到家便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漸漸有如鬼質

看看不似人形飲食不思藥餌不進父母見兒如此父子情深顧不得朋友之道也顧不得些親園戚便去請趙公子兄弟二人來告道不知二兄日前帶我豚兒何處非爲今已害得病深若是醫得好一句也不敢言萬一有些不測不免擊鼓訴冤那時也怪老漢不得那兄弟二人聽罷切切偶語我們雖是金枝玉葉爭奈法度極嚴若子弟賢的一般如凡人敘用若有些乖差的罪責却也不小萬一被這老子告發時畢竟於我不利疾忙回言丈丈賢嗣之疾本不由我弟兄遂將金明池酒肆上遇見花枝般多情女兒

始末敘了一遍老兒大驚道如此說我兒若少一二位有何良計可以相救二人道有個皇甫眞人他有斬妖符劍除非請他來施設退了這邪鬼方保無恙老兒拜謝道全在二位身上二人回身就去却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兩個上了路迤邐到一山中白雲深處見一茅庵

黃茅蓋屋白石壘墻陰陰松徑鶴飛回小小池塘龜出曬翠柳碧梧夾路玄猿白鶴迎門

頃刻間庵裏走出個道童來道二位莫不是尋師父救人麼二人道便是相煩通報則個道童道君是別

愍俺師父不去，只割情慾之妖，却為甚的，情能生人亦能死人，生是道家之心，死是道家之忌，二人道，正要割情慾之妖，救人之死，小童急去，請出真人，真人真人見道童已說過了，吾可一去，遂還同到吳員外家，纔到門首，便道這家被妖氣罩定，却有生氣相臨却好小員外出見真人，喫了一驚，道鬼氣深了，九分一生，只有一路可救，驚得老夫妻都來跪告真人俯垂法術，救俺一家性命，真人道，你依吾說，急往西方三百里外避之，若到所在，這鬼必然先到，倘若滿了一百二十日，這鬼不去，員外拚着一命，不可救治矣

員外應允，備素齋請皇甫真人。齋罷，相別自去。老員外速教收拾担仗，往西京河南府去避死。正是

曾覩前定錄　　生死不由人

小員外請兩個趙公子相伴同行。沿路去時，由你登山涉嶺，過澗渡橋，閙中處有伴，無人但小員外喫食，女兒在旁供菜；員外臨睡，女兒在傍解衣；若員外登廁，女兒拿着衣服。處處莫避，在在難離，不覺在洛陽幾日。忽然一日，屈指算時，却好一百二十日，如何是好？那兩個趙公子和從人守着小員外，請到酒樓散悶，又愁又怕，都閣不住淚汪汪地，又怕小員外看

只急急拭了小員外目睜口呆罔知所措正低頭倚着欄干恰好皇甫真人騎個驢兒過來趙公子看見了慌忙下樓當街拜下扯住真人求其救度只清從人都一齊跪下拜求真人便就酒樓上結起法壇焚香步罡口中念念有詞行持了畢把一口寶劍遞與小員外道員外本當今日死且將這劍去到晚緊閉了門黄昏之際定來敲門休問是誰速把劍斬之若是有幸斬得那鬼員外便活若不幸誤傷了人員外只得納死總然一死還有可脫之理分付罷真人騎驢去了小員外得了劍巴到晚關閉了門漸次黄昏

只聽得剝啄之聲、員外不露聲息、悄然開門、便把劒斫下、覺得隨手倒地、員外又驚又喜、心窩裡突突地跳、逃叫、快點燈來、衆人點燈來照、道店主人都來看、不看猶可、看時、衆人都喫了一大驚、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

店主人認得砍倒的屍首、卻是店裡奔走的小厮阿壽、十五歲了、因往街上登東、關在門外、故此敲門、恰好被劒砍壞了、當時店中嚷動地方來見了人命事、便將小員外縛了、兩個趙公子也被縛了、等待來朝、將一行人解到河南府、大尹聽得是殺人公事、看了

備狀即送獄司勘問吳清將皇甫真人斬妖事備細說了獄司道這是荒唐之言見在殺死小廝真正人命如何抵賴喝教手下用刑拶得跟隨小員外的在衙門中使透了銀子獄卒禀道吳清久病未痊受刑不起那兩個家室止是干連小犯獄官借水推船擺把吳清收監候病痊再審二趙取保在外一面着地方將棺木安放屍首聽候堂上弔驗斬妖劍作兇器駐庫趙說吳小員外是夜在獄中番淚嘆道爹娘止生得我一人從小寸步不離何期今日死於他鄉早知左右是死背井離鄉着甚麼來又嘆道小娘子阿

只道生前相愛誰知死後纏綿恩變成仇害得我骨肉分離死無葬身之地我好苦也我好恨也嗟怨了半夜不覺驚夫夢見那花枝般多情的女兒妖妖嬈嬈走近前來深深道箇萬福道小員外休得悵恨奴家奴自身亡之後感太元夫人空中經過憐奴無罪早夭授以太陰煉形之術以此元形不損且得遊行世上感員外隔年垂念因而冒恥相從亦是前緣宿分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今已完滿奴自當去前夜特來尋訪不意員外起其惡意將劍砍奴今日受一夜牢獄之苦以此相報阿壽小廝自在東門外古墓

之中，只教官府覆驗屍首，便得脫罪。奴又與上元夫人求得玉雪丹二粒，員外試服一粒，管取百病消除，元神復舊。又一粒員外謹藏之，他日成就員外一段佳姻，以報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說罷，出藥二粒，如雞荳般，其色正紅，分明是兩粒火珠。那女兒將一粒納於小員外袖內，一粒納於口中，叫聲：奴去也。還鄉之日，千萬到奴家荒墳一顧，也表員外不忘故舊之情。小員外再欲叩問詳細，忽聞鐃鈸聲斯耳，驚醒將來，口中覺有異香，腹裡一似火團，展轉汗流如雨，巴到天明，汗止，身子頓覺健旺，摸摸袖內，一粒金丹尚在，

宛如夢中所見，小員外隱下餘情，只將女鬼托夢說阿壽小廝見在，請發驗屍首，便知真假。獄司禀過大尹，開棺檢視，原來是舊笤箒一把，並無他物。尋到東門外古墓，那阿壽小廝如醉夢相似，睡於破石槨之內。眾人把薑湯灌醒，問他如何到此，那小廝一毫不知。獄司帶那小廝并笤箒到大尹面前，教店主人來認，實是阿壽未死，方知女鬼的做作。大尹即將眾人趕出。皇甫真人已知斬妖劍不靈，自去入山修道去了。二趙接得吳小員外，連稱恭喜。酒店主人也來謝罪。三人別了主人家，領着僕從，歡歡喜喜同開封府

米脂城還有五十餘里是箇大鎮排歇馬上店打中火只見間壁一個大戶人家門首貼一張招醫榜文

本宅有室女患病瘵疾不能識倘有四方明醫善能治療者奉謝青蚨十萬花紅羊酒奉迎決不虛示

吳小員外看了榜文問店小二道間壁何宅患的是甚病沒人識得小二道此地名褚家莊間壁住的就是褚老員外生得女兒花似玉一位小娘子年方一十六歲若干人來求他老員外不肯輕許一月之間忽染一病發花顛語不思飲食許多太醫下藥都只在

增無減好一主大財爺沒人存有承受猶可惜哉
小娘子世間難遇如今看看欲死老夫妻兩口兒晝
夜啼哭只祈神拜佛做好事保福也不知費了若干
錢鈔了小員外聽說心中暗喜道小二哥煩你做個
媒我要娶這小娘子爲妻小二道小娘子十生九死
官人便要說親也待病好小員外道我會醫的若好
病不願受謝只要許下成婚事到病除小二道官人
請坐小人即時傳語須臾之間只見小二同着褚公
到店中來與三人相見了問道那一位先生善醫二
趙舉手道這位與小員外褚公道先生若醫得小女

病疼帖上所言毫髮不敢有負吳小員外道學生姓吳名清本府城內大街居住父母在堂薄有家私豈希罕萬錢之贈但學生年方二十尚未婚配久慕宅上小娘子容德俱全倘蒙許諧秦晉自當勉效處扁二趙在傍又幫襯許多好言誇吳氏名門富室又誇小員外做人忠厚褚公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不由他不應承了便道若果然醫得小女好時老漢賠薄薄粧奩送至府上成婚吳清向二趙道就煩二兄爲媒不可退悔褚公道豈敢當下褚公邀三位都請到家中設宴款待吳清性急就教老員外引進令愛房中

看病下藥，褚公先行，吳清隨後，也是緣分當然。吳小員外進門時，那女兒就不紅了，吳小員外假嗔令婢春娘將絲幃舉起，幃中但聞金釧索琅的一聲，舒出捐玉團來的一隻纖手來，正是

未識半面花容，先見一雙玉腕。

小員外將兩手脈俱已看過，見神見鬼的道：此病乃邪魅所使，非學生不能治也。遂取所存丹藥，用一粒以新汲井花水，令其送下。那女子頓覺神清氣爽，病體脫然。褚公感謝不盡。是日三人在褚家庄歡飲，至夜褚公留宿于書齋之中。次日又安排早飯相請。二

趙道接過就告辭了。只是吳小員外姻事不可失信。稍公道：小女蒙活命之恩，豈敢背恩忘義，所論敢不如命。小員外就拜謝了岳丈。稍公備禮相送，爲陪儐之數。三人一無所受，作別還家。吳老員外見兒子病好，回來歡喜，自不必說。二趙又將婚姻一事說了，老員外十分之美，少不得擇日行聘，六禮既畢，稍公備千金嫁裝親送。女兒過門成親，與小員外在花燭之下，看了新婦，喫了一驚，好似初次在金明池上相逢這個賽杏黃衫的美女。過了三朝半月，夫婦厮熱了，吳小員外叩問妻子去年清明前二日，果係探親人。

城樂穿杏黃衫曾到金明池上遊玩正是人有所願
天必從之那盧家女子小名也喚做愛愛與小員外
一日對趙氏兄弟說知此事二趙各各稱奇此盧媼
料乃盧女成就不可忘其功也與小員外即日到金
明池北趙家店中述其女兒之事獻上金帛拜謝盧
榮老夫婦爲借父母求得開墳一見願買墳改葬盧
公是市井小人得員外護視無有不從小員外央陰
陽生擇了吉日先用三牲祭禮澆奠然後啟土開棺
那愛愛小娘子面色如生香澤不散乃知太陰煉形
之術所致吳小員外嗟嘆了一回改葬已畢請高僧

度做法事七晝夜其夜又夢愛愛來謝自此蹤影遂絕後與小員外與裕愛愛百年諧老當公夫婦亦頗小員外送終此小員外之厚德也有詩為證

金明池畔逢雙美　了却人間生死緣
世上有情皆似此　分明火宅現金蓮